

關曉儀

## 一個沒有他的世界

電車拖著電纜緩慢地前進，萬籟俱靜，只有電車車輪擦過生鏽路軌，發出吱吱的聲音。

這個晚上，他如常一個人站在電車亭裡，手拿著一罐啤酒，等待最後的一班電車。他根本對身邊的東西都沒有感覺，唯有一口又一口冰凍的啤酒，從喉嚨直插入胃，給他帶來一陣寒氣刺骨的震盪。

自她走了以後，他都是過著這樣的日子。2003年的一個冬天，她把自己的氣息和聲音都帶走了。剩下的沉默照片和零碎片段，重複又重複地告訴他，她已走了。那個冬天以前，他給她唱歌、拍照、說故事；他跟她一起逃學、喝酒、看海；他跟她相擁，熱吻。可是，她不辭而別，火熱的溫度在一夜之間突然冷卻下來。

那一個下午，白茫茫的天跟海混成一片，山上的北風使勁地吹起地上的枯葉。他看見她給屬於這個世界的泥土永遠覆蓋着，而她卻永遠消失在這個世界裡。他突然覺得寒風刺骨，甚至有一種想吐的感覺。她的離去帶給他無比的恐懼，他無法用言語描述這件事。他亦開始懷疑，他們相處的空間是否曾經存在。

現在，雖然他每天照樣上班下班，但是他不能夠承認自己是真實地活着。他周圍的空氣漸漸把他孤立了一個靜止的空間裡，他開始失去了對“我”的認知。

這個晚上，他是這班電車的唯一乘客。他坐在車廂最後一排膠椅，任由緩慢的電車把他拖曳回家。他把啤酒的空罐子放在車廂地上，任由它在車廂裡滾來滾去，發出噹噹噹噹的聲音。

電車到了他家。他家的樓梯不但沒有照明設備，而且很窄。鄰家的小狗又永遠不守規矩，喜歡在梯間撒尿。所以，這條又黑又窄的樓梯亦永遠蘊存著一股惡臭的味道。他的家在二樓。這只是一間二百餘呎的房間，除了洗手間外，便沒有其他間格。大門的左前方放著一個發黃的煮食爐和一個保溫熱水瓶；右前方就是洗手間。洗手間天花板上的燈泡，早已給蜘蛛網一層又一層地包裹著。當燈泡亮起時，明暗飄忽，不禁令人毛骨悚然。他房間的中央還有一張似是在七十年代留下的鐵架床，旁邊有一張小木桌和木椅，木桌上有一盞裝上四十瓦特燈泡的鐵銹枱燈，牆上的舊式掛鐘不停啾啾啾地響，房間還有一扇不大也不小的玻璃窗。他的娛樂就是聽收音機，這是一台單聲道收音機，天線網在窗花

上，末端伸到窗外方便接收訊息。每個晚上，他下班後回家，都會慣常地開扭收音機，然後拿出即食杯麵，倒入熱水。深宵時份，收音機只會播放一首接着一首的音樂。這個房間裡，除了音樂之外，就只有他自己微微的呼吸聲。

已是零晨三時多了，他有一點眩暈，看着牆上的掛鐘，只見到時針和分針重疊在一起。他拖着大衣走到床前，躺在床上，張開雙臂，緊緊地抱她入懷，溫暖又濕潤的口唇神秘地把他關在這個甜蜜的空間裡。廁所天花板的燈炮忽明忽暗。